董子書院記

景州之西南六十里有鎮曰廣川漢大儒董子仲舒實居之鎮有董家里土人亦呼為董學村相傳即下帷講誦之地按漢書河間國有廣川縣今景屬河間府則鎮即古縣也州舊有董子祠二其一在里中最古有唐宋

碑碣一在州北門之外不知始何時
元天曆初蓨縣尹呂思誠病其卑隘
作新祠于城東高丘之上遷其主享
馬所謂廣川臺者是也後十餘年當
順帝時河間總管王思誠復即里中
古祠為董子書院請設山長一人以
奉時祀且領教事久而皆廢

國朝天順中御史章璿作城東祠益祀元魏高允以下八人更其名曰景賢於是董子無專祠於其鄉矣正德乙亥御史吳郡盧君雍按行至景求其族姓墳墓無復存者惟書院遺址在榛莽閒門塾堂阯之迹可尋而見也乃屬河閒知府陸君棟知景州徐

政俾經營之始於首夏甫閱月而成其中為堂三間以奉董子像旁翼兩齋繚以周垣揭以名額而又刻其遺書以惠學者使至京師請子記惟董子之道見於大廷之三策聖賢之學帝王為治之法備矣其間道原於天之言正誼不謀利之論以及王伯王

石之辨尤為精切蓋自戰國訖于秦權謀術數淫辭邪說徧于天下高識正論至是而後發焉雖以燕直忤世不得公卿之位以行其志然漢家一代表六經宗孔氏而黜百家者非董子誰其啟之宋之大儒稱其本領純正度越漢唐諸子凡以此也古亦有

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董子之德與言皆有足尚功固非其所計亦有不可得而誣者也使當時獲究其用則雜伯之治必當大有匡捄以歸於正豈獨託之空言而已哉讀其書者思其人思其人者及其鄉望其山川瞻其草木皆有嗟咨羨慕

之意亦何必堂室丘壟然後為近哉
上丁之祀與享聖庭
朝廷之所以報功也書院之儀儼居
師席臨其鄉人後賢之所以崇德也
多識前言歷考成法以求所謂古之
人者寧獨非来學之責哉且胡兀叔
季之世懷賢慕義者尚能表而章之

矧我
朝文命誕敷
太祖秩祀親加釐正
太宗定鼎北方河間之地適在畿輔
王化所先被聞董子之風能不慨然
而興乎然則諸君之望於景人者亦
厚矣盧君以進士舉好古而文與單

舉刺必先風教陸君亦舉進士予禮
部所校者以詞翰飾政治與徐君同
志協力以成茲役皆於法所得書又
有毛公書院在河間亦為重建別有
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撰

董仲舒集目錄

賢良三策并制

士不遇賦

山川頌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高廟園災對

雨雹對

郊祀對

乞種麥限田章

董仲舒集目錄

粵有三仁對

董仲舒集目錄

董仲舒傳

董仲舒清河廣川人也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能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孝武皇帝即位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王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公孫弘希世用事深疾仲舒是時膠西王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欲中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素服其德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以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

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
書爲事年老以壽終於家

董仲舒集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賢良三策 并制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

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
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
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
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
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
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
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
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

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

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

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

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文蓋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

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

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

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
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
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
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
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
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
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曰異術所聞
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

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昬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

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
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
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
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
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
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
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
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
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
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
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
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
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
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
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
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
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

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
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
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
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
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

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其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

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

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

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

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

浸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門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

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
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
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
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
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
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
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

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

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士不遇賦

嗟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兮心之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爲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豈不容

退洗心而內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
兮廉士亦煢煢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
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
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
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
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途而難踐
憚君子之于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
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
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舍紛旣迫

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
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釆而蘄顯苟肝膽之
可同兮奚鬚鬢之足辨也

山川頌

山則巃嵸㠑嶊嵬嶉嶵巍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
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灄大者無不中
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
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

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

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陞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郡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誤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

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郎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弃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覩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

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月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去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雜治

矣又多九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敉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敉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廻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

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薫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

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

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

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

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灾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臓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臓皆病也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

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勿秩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

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冐死以聞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
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
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
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
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
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
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粵有三仁對

江都王問仲舒曰粤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於管仲寡人决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

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